

插图本小说

阴 霾

成 符 著





* T 0 0 8 4 5 5 *

插图本小说

阴 霾

成 符著



阴 霾 (插图本小说)

作 者: 成 符

责任编辑: 章桂征

责任校对: 商力民

装帧设计: 章桂征

插 图: 林百石

出 版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: 130021 电话: 5638648)

发 行: 吉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: 长春新华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毫米 32开

字 数: 300千字

印 张: 11.75

版 次: 1998年6月第1版

印 次: 1998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6000

书 号: ISBN7—5387—1224—0/I·1181

定 价: 16.80元

序

鄂 华

我书桌上摆着厚厚一叠《阴霾》的手稿，我刚刚读完它，心绪还不自禁地为书中人物严玉如的命运所牵动……

文学上有一类作品，作者在创作它时，不仅仅是用笔，而且是用自己整个的生命去书写。他们往往并非是写作经验十分丰富的专业作家，而是一些跋涉了漫长的人生旅程，尝遍了生活中的甜酸辛辣滋味的有心人。这样的作品也许并没有精湛的文学技巧，也许并没有离奇的故事情节，但是却有着一股来自真实生活的强烈的冲击力，能使读它的人灵魂为之震颤。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是这样的书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是这样的书。创作出这样的作品的人，也许并不像一些文学大师那样著述等身，甚至可能毕其一生仅仅写了这样一部作品，但这一部作品的生命却往往可以历经时间的淘洗而不朽！

我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，一些我所喜爱的作家的装帧精美的全集出版，我千方百计也要想法把它们购买到手，不过我却要承认：没有任何一部作家的全集，我曾经

从头到尾谈完过。可是：《红楼梦》、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这几部书，我却是百读不厌。为什么？就因为它们是作家用生命写出来的书。它们永远能在我心灵深处唤起一些决不是用“激动”或“共鸣”这样的字眼所能形容的情愫。

成符的《阴霾》也正是这样一本用生命书写出来的书。作者是我过去的一位学生，他大半生的岁月都在农村的学校度过。中国的农村，每一个人都知道它经历苦难最多，同时也是生活矿藏最丰富的地方，而农村的学校教师，更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底层的人。他们亲身经历了中国社会、中国农村几十年来发生的一次次巨大的变革，承受了那一次次强烈的阵痛，目睹了人类生活中一次次大起大落，大喜大悲，这些使他的心无法平静，产生了用笔将它们写出来的冲动。於是，农村中的鲜活的人物，鲜活的故事，都成了他笔下的素材。于是，我们有幸读到了《阴霾》这样一本来自鲜活的生活的动人的书。我不但自己受到了感动，也向读者推荐，希望读者也能受到我同样的感动。也许你不会在本书中发现多么精湛的文学技巧，但你一定能在本书中碰撞到你倍感亲切的生活。同时，还有一份意外的惊喜和享受。

1998年5月

上 篇



他来第十八中学上班就职的那天是个雨天。他清晨离家时，阴沉沉的天空中就飘落着蒙蒙的细雨。他身穿蓝色半旧雨衣，脚着半高靰鞡。破旧的自行车的货架上绑着用白塑料包裹着的行李。骑上公路，便起风了。雨也越下越大。他不得不下车推着车子往前走。风越刮越紧，雨点儿越来越密集。雨点儿打在沙土公路上，生起片片白烟。路两侧的树木、庄稼被风吹得尽朝一个方向倒去。雨滴从他雨衣的帽檐前象帘子般地滴落下来。他膝盖以下的裤子全被淋湿了，雨水顺着裤脚流进了水靴里，以致水靴里不断地发出“枯枯哧哧”的声响。骤雨来得急，去得也快。当他费力地推着车子爬上一个岭坡的顶端时，风雨基本上止息了。他停好车子，脱掉雨衣，掏出手绢来擦拭额头上的汗珠，又解开衣扣撩起后襟，让习习凉风驱散燥热的体温。尔后，他拧干了裤腿，倒出了靴子里的积水，眺望了片刻，骑上车子又继续赶路。同时，在他的脑海中不禁回忆起了局长与他谈话时的情景——

主管人事工作的常副局长对他说：“老严，派你去的第十八中学，困难会大些。你可能知道，文革中这个学校就分成了两派，武斗时打得不可开交，从此深深种下了彼此仇恨的根子，文革后这几年，这里批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不十分彻底，没能从根本上完全消除派性的因素，而且潜伏了下来。在今年的评工资中，原来对立的两派又因共同的利益重新结合了起来，在评工资中你争我夺，互相攻讦，各不相让。半年多工资也评不下来。评工资是党对改善教师待遇的一个重要措施，本来是件好事，不想还变成了坏事。学校各方面的工作几乎都陷于停顿。直到部局的联合工作组进驻学校，并撤了一名校长，斗争才算平息下来。局里所以派你去，是因为你在太平乡中心小学的工作做得很出色，敢想敢抓，短短几年，把一个文革后留下的破烂摊子收拾得井井有条，各方面工作都走上了正轨。你去那里以后，要想法把全体教职员团结起来，使学校工作能正常运转起来，更要努力把教学抓上去。这次和你一起派去的，还有一名副校长。你们那里的靳书记，因为年岁大了，准备把他安排到局属的部门来工作。实际上，你就是那里的一把手。”常局长用热切的、期待的目光望着他，“在今年秋季的中、小学领导班子调整中，一共提上来十三、四名领导，你可是唯一的从小学校长直接提到中学做正职的校长啊！”他很恳挚地回答：“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。”常局长又说：“你们去了那里，刚开始的时候工作可能不容易开展，不过你们也有有利的条件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不久前刚刚结束，教育工作已经提到了四化建设的重要日程上来，各地党委第一把手都要亲自来抓。全国的学校都要进行整顿，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极左流毒，让教育工作能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，为祖国培养合格的人才。你们可以借这股东风，改变十八中的面貌。”当他起身告辞时，常局长送他到门外，很热情地说：“你好好干吧！我会支持你的。”他感动地说：“谢谢，常局长，我会用实际行动来回答领导对我的期望的。”

他骑车穿过第十八中学所在地的万家公社的一条丁字形的小街，驶过小街外的一座水泥公路桥，便临近第十八中学了。他在校门前下了车，沿着一条两旁生长着未经修剪的榆树篱笆夹着的甬路往里走。迎面是一长栋红砖红瓦的校舍，中间开着门洞。快近门洞时，从紧挨着门洞的一个教室里传出来学生们尖厉的喧闹声，透过敞开着的窗户，看得见好几个同学在室内追逐着。穿过门洞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小操场上甬路两侧两个好大的积水坑。这是由于排水不畅，方才的一场急雨所造成的。

他踟蹰了一下，断定办公室在他的左侧。他推车来到门口，停好车，脱下雨衣把它搭在肘臂上，正欲跨步往里走时，从里边走出一个人来。他问道：

“请问学校党支部在哪边？”

那人瞧了瞧他，反问：“你是——”

“我是来咱们学校工作的。我姓严，严玉如。”他说。

那人温和地笑了：“噢，你是新来的严校长。”随后伸出手来并做自我介绍，“我叫吴云民，在总务处做总务主任工作。”

这个名字，严玉如从常局长的介绍里已经知道了，他禁不住打量着吴云民：他三十七、八岁，中等身材，五官端正，穿着很是整洁。给他留下的最初印象：觉得吴云民不象是做总务工作的。

此刻，吴云民也注意地打量了一下他这位未来的新领导：四十左右的年纪，高挑的个儿，匀称的长方脸型，浓重的眉毛和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。

吴云民帮严玉如从车上解下行李，两人相互推让一气，最终是共同提着行李走进门来。屋内北侧是条狭窄的走廊。经过走廊时，从内壁敞开的玻璃窗上，严玉如看见第一个大备课室一伙人围聚着观看下棋；第二个大备课室里，一个青年教师坐在桌子上正慷慨义愤地讲着什么。他们走进走廊尽头的的一个房间，那是男教师宿舍兼值班室。通长的一铺火炕上席子很破了。炕头闷灶烧

火处的炕面上，培有一堆灰土，席子烧了好大一片。一定是炕面塌了。炕上已有了四铺行李，只有炕头这一处没人睡，他便将行李安放在挨近灰土堆的地方。

安放完行李，吴云民引着严玉如来到党支部及校长办公室。推开办公室的门，一位方脸，鬓角灰白，身材适中的中年人扭过身子站起来。他不是党支部书记靳白山同志，靳书记严玉如是认识的。在他们短暂的相视中，彼此已知道对方是谁了。

吴云民为他们相互做了介绍。

严玉如同徐以平热情地握着手。

严玉如瞧着他的新搭挡说：“等急了吧？唉，我老伴的肺心病又犯了，安排她住了院，看看病情有些好转，便起程来了。”

徐以平笑道：“我是开学前三天赶来报的到，比你早来了几天。喂，怎么选了这么个天气来呢？”

“心里着急嘛，出门的时候雨还没下大。”严玉如平静地笑笑。

新校长到任的消息不胫而走。在校的几位领导和部分教师都过来表示了礼节性的欢迎。这其中有教导处两位高个儿的主任，一位叫崔桐，一位叫柴尽丰，还有瘦小的团委书记小黄。大家对他冒雨前来上班都感到有些惊讶。党支部及校长办公室实在是太窄小了，室内挤挤巴巴地排下几张办公桌，就只剩下转身的地方了，一下子拥进来这么多的人，把小屋子塞了个满满登登的。大家互相寒暄着。

这时，外面“铛铛”地响起了钟声。

严玉如问：“这是什么钟声？”

“是上第一节课，今天因为下雨，师生到的都不齐，上课时间往后推迟了。”教导主任崔桐在旁解释说。

“那有课的老师先去上课吧，反正咱们在一起的日子还长，以后逐渐地熟悉。”严玉如带点儿歉意地望着大家。

徐以平忙从桌上拿起课本和听课记录，对严玉如说：“严校长，

你先休息休息，我听课去，咱们以后再谈。我来这几天没抓别的工作，每天下去听四节课。”

“去吧。等一会儿，我先熟悉熟悉学校环境。”

大家陆续地散去了。

室内只剩下严玉如和吴云民两人。

严玉如望着吴云民要求道：“吴主任，这会儿你工作如果不忙的话，我们一起出去走走看看。”

吴云民迟疑一下，似乎有些不大情愿，但嘴上还是说：“可以，我没什么紧要事情。”

严玉如吴云民二人一前一后地在校园内走着，看着。一幅幅颓败的景象呈现在他眼前：

除了办公室这边的门窗尚比较完整外，其余各教室的门、窗均已残破不堪；各幢房上的盖瓦破损的很多，且上面扔着不少的砖头、碎石、树枝、布条……随处可见的垃圾，遍地的被方才骤雨拍打得乌漆麻黑的纸片和纸屑；前栋校舍尽头的一个教室，窗上几乎玻璃全无；旁枝斜逸的白杨树下的校园土围墙上，有大大小小的许多豁口……

转到第二栋校舍后面时，房檐上一处一平方米多的地方片瓦没有，上面长着很茂盛的蒿草。

严玉如微微地蹙了一下眉，不禁问道：“这里怎么不加瓦呢？这不把校舍都漏完了嘛！”

吴云民说：“现在几乎每个屋都漏雨，有几个教室的天棚都快塌落下来啦。”

严玉如问：“春季咱们这一带遭受雹灾后，上边不都给拨救灾款了吗？”

“听说给咱们拨了四千元。”吴云民漫不经心地答。

“真没少给！那怎么不把坏瓦都甯下，把玻璃都补齐呢？”

“六月份宣传部、教育局联合工作组进驻学校的时候，曾限令

时间，全面上了一茬玻璃，可一个暑假过去，被偷的偷，打的打，又成现在这种模样了！”吴云民说完，脸上现出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。

严玉如心中盘算着，又问：“统统换一茬玻璃也花不上一千元，那其余的救灾款做什么了？”

“不清楚。——大概是还债了吧！”

“用救灾款还债！……咱们有多少外债？”

“也不清楚。可能有两万多吧。——这个，管后勤的彭校长掌握。”

“今天怎么没看到彭校长？”

“他不大在校。说是给学校跑厂子的事。人家干什么也不必要和咱打招呼呀！”

走过这并排的两栋校舍，前面是拐字形的大操场。大操场挨着山坡，山坡上长满了野草和灌木。一条行人通道，从校门那里斜穿过操场。提携着东西的行人正缓缓地走着。一眼望过去，大操场上青草繁密，好几伙放牧的在那里放牧着。

他们站在那里。严玉如颇有些感叹地自语：“好大的一个校园啊！”

这是一九八〇年秋，是打倒“四人帮”之后的第四个年头了。当时农村中、小学校容貌治理得都有些模样了。而象第十八中学校这样仍如文革中一般的学校，实在是不多见。在这里，只有那已成残垣断壁的土围墙和那些挺拔的穿天杨，还能叫人联想到在建校初期，这儿也曾有过一段艰苦创业的光荣历史。

他们又向后边走去。后面还有一幢红砖灰瓦的校舍，吴云民介绍说，“那是食堂和学生宿舍。”离这栋校舍不远处，有四间破旧的瓦盖土坯房，吴云民指着说，“那是校办工厂。”他们走了进去。两间的生产车间里，蛛网尘封，地面凹凸不平。由于窗扇久不开启，室内潮湿，充满着一股刺鼻的霉气味。工厂过去生产胶

制品，如今改为生产塑料颗粒。有两个女工坐在挤压机前的小板凳上，慢条斯理地用剪子把塑料条铰成塑料颗粒。

吴云民问那个年纪大些的女工：“今天就来了你们两个？”

“不，我们八个都来了，他们几个上饲养场那边看打扑克去了。”另一个姑娘模样的快嘴的女工毫无顾忌地抢先回答。

从工厂出来再往西走几十米，便是学校饲养场。在去饲养场的路上，严玉如又问：

“吴主任，咱们校办工厂的产品有销路吗？”

“这个我也说不清楚。我虽然挂个总务主任的头衔，只是抓抓农副业生产，一切人事、财经、工厂的产销问题全归彭校长掌握，我只能按照人家的旨意买个纸张零碎什么的，起个事务员的作用罢了！”

严玉如自然听出了吴主任话语中的不满情绪，他想了解得更深一些，便用一种带有试探的口气接着往下问：

“我看你这主任好象情绪不小啊？”

“那当然。”吴云民并不想掩饰自己的思想，“我原先并不是做总务工作的。‘四人帮’没倒之前，我当教革组长，实际上就是教导主任。七八年中、小学调整班子时，学校书记、校长几次找我谈话，非要我到后勤来，我是个党员，不得不接，结果，弄了这么个驴笼头套在嘴上啦！”

“这两年多来，工厂的情况你能一点也不掌握吗？”

“人家也不想让你掌握呀！”吴云民显出忿忿不平的神色，“就说去年冬天吧，学校杀了两头牛，又拿了那么多的豆油给人家送礼，从和龙弄回来十米松材，结果往回运时，说是半路上丢了五米，也不知道是怎么丢的？运回来的五米，被彭校长和校办工厂厂长老齐各弄去一米半，剩下的两米木材，后来也不知哪里去了！……”

饲养场是座破破烂烂的三合院，马厩和仓库用粗圆木柱斜斜

地支撑着。房屋的泥墙剥落得象个衣衫褴褛的乞丐。他们在饲养场院内转了一圈，然后进了饲养员的屋子。小屋里很热闹，炕上，炕下，站着、跪着不少围观的人，南北两铺炕上两伙扑克打得正起劲。

吴云民见此情景，有些动怒：“上班多趟啦，你们还在玩扑克？”话从吴云民口中出来，象似那久病初愈的人有气无力。

一个正在玩扑克的小青年毫不示弱地回敬他：“我们大车上的，今天下雨干不了啦？”

“人家严校长冒雨走了四十多里路赶来上班，”吴云民用嘴巴和眼睛示意大家，同他一起进屋的这位是新来的校长。“这天不能干别的活，还不可以套车拉点儿抹墙土？”

大家惊奇地望着严玉如。或许是因为新校长的到来，给这些人浮于事的，消极怠工的，又天天都出勤的临时工们带来一点威慑力量，有人开始不情愿地收起扑克，收起做为赌码的玉米粒和小木棍，各个懒洋洋地磨蹭着下地往外走。

“真是个烂摊子！”严玉如在心里说。



严玉如回到办公室，见靳书记正忙着清理自己的办公桌。他走过去和靳书记握手。

“你好，靳书记。”

“你好。”靳书记平淡地说。

室内又新添了一张小办公桌，与原有的办公桌显得很协调。靳书记继续将自己带一头沉的办公桌里的东西往小办公桌里放。

严玉如看明白了，说：“靳书记，你别挪东西了，你还是坐在原来的位置上吧。”

“不，”靳书记说，“我没多少东西，这张大办公桌给你，你和徐校长研究工作也方便。”

靳书记执意这样做，严玉如也只好接受，于是，严玉如和徐以平坐成了对面桌。

午后，严玉如自己动手订了几本会议记录簿，正往墙上挂时，门开了，进来了中心小学的田书记和闵校长。

严玉如忙走过去和他们握手。

老田大嗓门地说：“中午听说你来上班了，我们得过来看看你呀！”

严玉如很兴奋地：“多谢了，多谢了，坐，坐。”

他拿起暖壶要倒水，暖壶空空。他有点儿歉意地摊开手，“我这里烟也没有，咱们就干坐着吧。”

这时，徐以平回来了。

严玉如为他们做着介绍。

坐定后，老田说：“今天我和闵校长来中学，除了拜访二位校长外，还有一件事想和你们商量一下。”他望了一眼闵校长，继续说，“我们想咱们中、小学两家在一起举办一次秋季田径运动会。”

老闵接着说：“春季全县的中、小学运动会上，我们中心校成绩是零分，列小学组的倒数第一名，明年再这样的成绩，没法交差啊！”

老田笑嘻嘻地说：“他们中学也不比咱们强，他们是中学组的倒数第一名。”

严玉如和徐以平惊奇地对视一下。然后，严玉如笑起来，“这么说和尚莫笑秃子啦，彼此彼此吧。”

四个人都笑了起来。

笑声停止后，严玉如望望徐以平，说：“我看这事可以定下来。”

“可以。”徐以平也说。

严玉如说：“时间最好定在国庆节前，那时秋收大忙还没开始，

时间长一点，各项准备工作还能做得充分些，效果也就会更好些。”

几个人几乎异口同声地都说：“行。”

送走中心校的两位领导后，严玉如对徐以平说：“我们就借这次举办中、小学田径运动会的东风，把我们的各项工作都往前推一推。”

徐以平点头表示同意。

几天后，彭青江拎着提兜上班来了。他四十五、六岁，长着一副弥勒佛般的笑面。他笑容可掬地走近严玉如，非常热情地跟严玉如握着手，“严校长，欢迎啊！”说着，掏出烟来递给严玉如一支，严玉如摆手挡住了，说：“我不吸烟。”

坐下后，彭青江带些自我表现地说：“又出去跑了好几天，要搞成点事业真不容易啊！”

严玉如：“是要上新项目，还是跑销售？”

彭青江：“两样都搞。”

严玉如：“有点效果吗？”

彭青江：“有点儿，还得继续跑。”

稍顿，严玉如问：“彭校长，咱们学校的财经状况怎么样？”

彭青江含混地说：“还可以。——不过，目前暂时有困难点。”

严玉如又问：“咱们学校有多少外债？”

彭青江一怔，“有点儿。——不过，外面还有欠咱们的。”

严玉如说：“现在咱们领导齐了，过会儿咱们开一次领导班子会议。”

严玉如主持了他到任后的第一次领导班子会议。

做记录的是教导处副主任柴尽丰。

严玉如在安排工作：“近期内，我们要侧重抓两件事：一件是做好秋季中、小学田径运动会的准备工作。这项工作由徐校长、柴主任和体育教师具体负责；一件是为了配合运动会在我校召开，更主要的是为了创造一个比较好的教学和学习环境，对我们的校容

校貌进行一次较为彻底的整理，这项工作由我、崔主任和团委的小黄来执行。要注意配合，要发扬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的精神。天气逐渐地凉了，房上的坏瓦要全部换下来，缺玻璃的门窗要全部上上玻璃，有关后勤方面的物资保障，由彭校长和吴主任来负责。”

严玉如转向近旁的靳书记说：“靳书记，这次就不给你分派什么具体工作了。”

靳书记轻微地点了点头。

严玉如又转向彭青江说：“彭校长，你这块还有困难吗？”

彭青江吸着烟，很勉强地说：“困难是有些，想办法解决吧。”

严玉如顾环四座，问：“谁还有什么问题？”

崔桐主任提出：“开学都快两周了，老师用的教案纸还没发齐，批改作业用的红墨水也没有。”

严玉如带点儿惊异地望着彭青江问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彭校长，咱们不是刚刚收缴完学生的学杂费吗？”

彭青江吞吞吐吐地说：“钱被临时的一些急用占上了。”

散会后，严玉如向已取出纸、笔来准备练毛笔字的靳书记：“靳书记，你知道咱们学校究竟有多少外债吗？”

靳书记停住笔，很冷淡地说：“不知道。……不过，我总觉得咱们学校财经上有问题，你来了，今后多抓抓这方面的工作吧。”说完，开始去练他的毛笔字。

靳书记是位古板的、不苟言笑的人，已经年近花甲，精神状态与身体状况都还不错。虽然他现在正等着往县里调，但每天仍准时上班，准点下班。班上这段时间里，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可做，有时看看报纸，有时坐下来练一会儿毛笔字，也偶尔地拿起竹扫帚来清扫一下窗前和门洞的地面。

对于学校的财经状况，靳书记不掌握，只能提供一点若明若暗的情况；彭青江又不肯交实底，严玉如只好到会计那里从帐簿上去解开这个谜。据初步概算，可收的和应付的相抵后，大约欠

债五万元左右，其中绝大部分是校办工厂外欠的货款和拖欠工人的工资——一个多么令人吃惊的数字啊！严玉如感到困惑：校办工厂不但没给学校带来收益，反而造成了学校财经上的巨大赤字！他禁不住发愁地想：对于这样一所中等规模的农村普通中学，一个非生产单位，得何年何月，用何种办法，才能偿还清这笔庞大的债务呐！

严玉如觉得：在学校目前的这种情势下，能够与副校长徐以平统一认识，加强合作，对于扭转学校的后进局面，无疑将是至关重要的。

徐以平比严玉如大两岁。调来这里工作之前，他是县里一所规模很大的中学六中的教导主任。他是位十分精明干练的同志，举止稳健而敏捷，谈吐自如，还常带点儿诙谐，颇有些学者、文人般的风度。

一天晚上，他们在办公室里面对面地坐下来。桌上燃着一支半截的蜡烛。严玉如心情有些沉重地望着徐以平说：

“欠着农电所好几个月的电费，电也被人家给掐了。老徐呀，咱俩来碰碰情况吧。外观的情形我都看到了，学校的财经状况我也基本上掌握啦，我看是够糟糕的啦。你比我早到些天，掌握的还会比我多些，你说说教学情况和教职工的思想动态吧。”

“情况的确是很糟糕的。”徐以平也感情沉重地说，“教学方面，首先是咱们的教学设备不行，一些最基本的教学用品，如纸张、粉笔等还满足不了供应，学生的课桌椅也不够，实验室开不起来。这方面我不多说了。其次是教学质量低，最近这几年咱们的升学率一直居全县的倒数几名。学生的学习情绪也不稳定，课程好一点的都张罗着要往外转学。去年初中学制由二年改为三年，今年咱们这里的高中班毕业后便没有高中学生了。开学前，局里又分给我们两个高中班的指标，要求把那些未被高中点录取的学生再招上来，结果通知书发下去，开学那天只有十来名学生到校报到。我